

我与“三姐”对山歌

□严维佳

“唱山歌哎——，这边唱来那边和，噢，那边和。

山歌好比春江水哎，不怕滩险弯又多，噢，弯又多……”

丙午谷雨时节，伴随“三月三”上巳节美妙山歌的余音和桂林首届米粉超级联赛的卤香，时隔十余年，我再次来到被南宋王正功誉为“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的别样桂林。

再游山水桂林，沉浸式感受“船在画中游，人在歌中行”，那喀斯特地貌独有的奇险雉秀，那漓江水的清澈静美，加上多民族风情的木楼梯田、美食佳酿，无不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在我的印象中，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从电影《刘三姐》中初识桂林山水之秀美，并根植于我们这代人童年的记忆深处。1960年，当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壮族民间口耳相传的刘三姐传奇故事与歌谣搬上银幕，当黄婉秋饰演的美丽善良、机智勇敢，富有反抗精神而又向往幸福爱情的壮家歌仙刘三姐走进大众视野，让“山美水美歌也美”的桂林被更多世人所知，成为多少人儿时可梦而不可及的地方。

如今，山水依旧，桂林早已成为普通百姓向往已久的旅游胜地。山歌依旧，在阳朔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和《桂林千古情》的舞台，依然传诵着刘三姐与阿牛哥花针引线、如树如藤、如诗如歌的爱情故事。

在夜游桂林“两江四湖”的游船上，听山歌非遗传承人介绍，刘三姐据传生于唐代，由于她自幼聪慧过人，尤其喜欢唱壮家歌谣，成年后更是出口成章，对歌中，常用山歌唱出穷人心声，反抗土豪欺绅，她痞恶霸的压迫与欺凌。她深受百姓爱戴也招致恶霸迫害，无奈只能隐居柳州鲤鱼峰下，继续教百姓唱山歌。不久，在被恶霸逼迫无路可走时，跳柳江自尽，幸被江中一条金鲤托举，驮着三姐升天。而她留下的一首首山歌，千百年来，在八桂大地上流传，被人们奉为“歌仙”，也正是这份歌谣文脉，成就了如今广西独具特色的三月三，成为传

承和纪念刘三姐歌谣文化的重要渊源。

“下面，邀请两位游客扮成刘三姐和阿牛哥，我们一起对山歌。”在船家的吆喝和游客的推搡下，我和爱人被选中，穿上了壮族民间服装，手拿歌单，对起了山歌：“哎，什么有嘴不讲话嘞，嘿了了嘞，什么无嘴闹喳喳嘞，嘿了了嘞。什么有脚不走路哎，什么无脚走天涯嘞，呜呜。”“三姐”率先唱出前半段，我这位阿牛哥在大家的起哄声中，被迫接招：“哎，菩萨有嘴不讲话嘞，嘿了了嘞，铜锣无嘴闹喳喳嘞，嘿了了嘞。财主有脚不走路嘞，铜钱无脚走天涯嘞，呜呜。”看似简单的两轮对歌，我们照着歌单都唱得磕磕绊绊，满头大汗，真不知当年的刘三姐以“赋比兴”方式的现编现唱，是何等的聪明伶俐、胆识过人。

其实，说起我与“三姐”（当地人年轻貌美、会唱山歌的女孩子的统称）对山歌也并不是头一遭。那是去年国庆假期，我受邀到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参加活动之余，有幸乘船沿龙江河，去寻访位于市区东南七公里刘三姐镇的流河寨——刘三姐故居。

行船途中，船家“三姐”忽然提出：“一会船到流河寨，会有寨中的三姐守在寨门前，与来客对山歌，只有对上，才可下船进寨参观游览，若对不上，只能调头返回，休想踏入山寨。”

眼看船行过半，我虽后悔，却也只能硬着头皮穿上服装，慌乱中竟穿上了老爷莫怀仁的行头，显得滑稽可笑。好在有船家“三姐”的示范辅导，一路上边学边唱，忐忑中游船转入下视河，朝流河寨驶去。

果然，快到山寨时，青石筑起的高大寨门前，远远望去，几位身着浅蓝色壮家服饰的“三姐”，早已在石阶上严阵以待。船刚要靠岸，几位阿牛哥便拦住船首，我们只能齐聚船头，等着“三姐”们放歌过来。

“哎，什么水面打跟头嘞，嘿了了嘞，什么水面起高楼嘞，嘿了了嘞。什么水面撑阳伞嘞，什么水面共白头嘞，呜呜。”我们所幸早有准备：“哎，鸭子水面打跟头嘞，嘿了了嘞，大船水面起高楼嘞，嘿了

烟雨览巴江

□周俊远

暮春初夏，赴平乐巴江一游，那一方山水烟火、清幽意境，萦绕心头，久久难忘。

清晨，绵绵细雨飘然洒落，却未消减众人出游兴致。上午十时，我们从平乐码头登船启航。此地为漓江、茶江、荔江三江汇流之处，江面开阔，水域辽远。游船行至江心，细雨悄然停歇。伫立船头极目远眺，碧波万顷入目，顿觉心旷神怡。近处江面波光潋滟，似万千银鱼逐浪腾跃。伴着轮机低鸣，游船缓缓驶离港湾，划破江面静谧，船舷两侧浪花翻涌，船行过后，水面拖出一道悠长水痕，满是安宁祥和之气。

游船驶离码头约三十分钟，沿江两岸农舍小楼掩映于翠竹丛中，半隐半现。竹影婆娑，村居错落，铺展成一幅清丽淡雅的田园画卷。江水愈发幽深澄澈，两岸翠竹环抱喀斯特峰峦，缓缓向后退去，江面时有舟船交错往来。这片水域幽深宽阔，初见时心底略生怯意，唯两岸迤迤秀色，悄然抚平心绪，让人渐感舒缓安然。

行至峡谷河段，两岸青山夹江对峙，游船平稳滑行，恰合李白“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诗意。金龟入湖、鲤鱼跳塘等天然山石景观次第入目，目不暇接。一缕清冽凉风从陡峭岩壁间拂面而来，沁人心脾，涤尽一路旅途倦意。

应船老板卸货之需，游船驶入支流逆流而上。瑶山腹地民风淳朴热忱，沿岸民居别具风韵。凭窗望去，乡间小洋房错落排布，空调、太阳能热水器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深山幽谷间，鸡鸣犬吠隐约可闻，静谧悠然，烟火气息浓郁。因行程紧凑，货物卸载完毕，我们便匆匆折返主航线。此时江面更

为开阔，立于船头，清风拂面，尽览两岸青山，胸怀舒朗，满心畅快。

行船两小时有余，游船安稳抵达广运码头。众人沉醉山水胜景，早已忘却饥渴。自古广运码头便是旅人歇脚佳地，登岸四望，左侧河道客船、货船往来穿梭，或逆流归往平乐，或顺江驶向昭平；右侧高层楼宇鳞次栉比，同行友人无不惊叹深山之中竟有这般雅致气派的村镇建筑。

小小广运村，如今商铺、饭店、旅社、集市一应俱全，生活配套十分完备。据当地村民介绍，周边黄竹、清乡乡民每逢农历初五、初十便齐聚此地赶集，市井喧嚣，烟火蒸腾。谁能想到，偏居深山的广运村，已是平乐村落中的繁华翘楚。

追溯过往，这里自古便是水陆商贸枢纽，旧时客商远至香港，舟车辐辏，商贾云集，素有“海上小香港”美誉。解放战争时期，广运村亦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厚重一笔，沉淀下诸多传奇往事。如今村落民风敦厚，邻里和睦，市集井然，温润乡风代代相传。

午饭后辞别广运村，重返码头，忽见江面之上连片水泥屋顶隐约浮现。原来是巴江电站筑坝蓄水后水位抬升，低处民居被江水淹没，只剩屋顶在烟波中若隐若现，引人无限遐思。

极目远眺，江面浩渺壮阔，两岸连片竹林大半没入水中，随风轻摇，宛若散落江上的水上苇岛。江天苍茫，气象恢弘，让人由衷感慨：船过广运心头迷雾，巴江雄姿尽眼底。

返程渡江之时，蒙蒙细雨再度飘洒。烟雨朦胧中，巴江电站楼宇巍然矗立，如巨型游轮静泊江

又是一年苋菜红

□诸葛保满

前些日子，菜园里不知何时冒出星星点点的嫩芽。我蹲下细看，紫红的茎、卵形的叶，可不就是苋菜吗？我这才想起，去年曾种过苋菜，采收种子时遗落了些许，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后来，我在这片垄间种了白菜，又栽了莴苣，早将苋菜忘得一干二净。

谁知今年春天，它们竟悄悄破土而出，沐春雨，浴春风，静静抽枝生长。我连忙为它们松土，小心翼翼移栽定植，规整出小小一垄，又施以农家肥，细细浇透水。不过数日，原本纤弱的菜苗便焕发生机，叶片舒展，茎秆挺立，满目紫润，在暖阳下泛着温润油亮的光泽。

时至春末夏初，这一垄苋菜已然长势繁茂、挤挤挨挨。清晨，叶面缀满晶莹露珠；午后烈日灼灼，菜叶微微低垂，却毫无萎靡之态，像在默默沉淀、积蓄力量。傍晚斜阳西垂，为菜叶镀上一层暖金边，紫红的色泽愈发浓郁深沉。采摘之时，指尖轻轻一掐，汁水欲滴，断口沁出淡淡汁液，裹挟着清浅草木芬芳。

前些时日，我摘了一把苋菜回家。洗净切段，蒜瓣爆香，大火快炒，转瞬便可出锅。紫红汤汁罩

染白瓷盘，色泽雅致诱人；入口滑嫩清润，唇齿间萦绕着一缕清甜回甘。咀嚼之间，我不由想起苋菜的寻常身世。这般朴素不起眼的家常菜，深藏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乡野村落间，苋菜随处可见，除了日常入菜，农人还会用它饲喂禽畜，妥妥的农家之宝。繁华闹市中，它既是寻常百姓的家常小菜，也时常现身酒楼宴席，朴素却不失韵味。它不似娇弱蔬果，需时时费心照料；也不像名贵花草，要精心呵护。它默然生长，不争繁华、不逐热闹，人记挂也好，被淡忘也罢，皆安然自在、从容生长。

由此，我不禁体悟人生百味。那些天赋出众的骄子，如同园中被精心培育的奇花异草，让人仰望艳羡。然而，芸芸众生大都平凡普通，恰似泥土间自在生长的苋菜，寻常无闻，甚至无人在意。可平凡又何妨？只要心中有暖阳，按时萌

了芽，荷叶水面撑阳伞嘞，鸳鸯水面共白头嘞，呜呜……”

“袅袅炊烟升古寨，朝霞满天随风摆，门前桂花朵朵开，已是醉心怀。谁家的阿妹多情爱，唱山歌嘞，这边唱来那边和，阿哥笑脸开，友朋远方来！”随着一阵山歌从岸上飘来，阿哥阿妹们终于把我们引入山寨。在刘三姐故居前抢绣球，在大榕树下对山歌，在三姐大舞台看歌舞表演，真切感受当年人们唱山歌、点火把、抛绣球，吃五彩饭、喝竹筒酒、跳竹竿舞的生活场景，体验到刘三姐歌谣文化的独特魅力。

两次与“三姐”对山歌，让我不禁想，如果说桂林山水是大自然的恩赐，是无可替代的物质文化遗产，是桂林旅游最硬核的IP，那么刘三姐歌谣就是壮乡儿女用智慧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传承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桂林旅游富有温情的民族文化精华。

虽然刘三姐的故事也许只是个传说，虽然刘三姐的饰演者黄婉秋老师也已离开人世，但刘三姐的传说和歌声，以及她美丽善良、机智勇敢、不畏强权、反抗压迫、追求美好生活的民族性格，犹如她的山歌一样，传遍八桂大地，成为壮家儿女心中永远的歌声，也让无数置身于桂林秀美山水中的人们，在阵阵山歌声中，体会到桂林文旅经久不衰的生存密码。

“多谢了，啊，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没有好茶饭啰哟，只有山歌敬亲人，呀，敬亲人……”因为一个人、一首歌，让我爱上了一座城——桂林。

海。电站上游江面湍急辽阔、水深莫测；下游水位落差巨大，舟船往来皆经由船闸通行。上游船只过闸远航，载着憧憬奔赴昭平、梧州；下游舟船满载归航，带着收获反哺乡土。巴江电站昼夜输送清洁能源，滋养一方水土，赋能乡村发展，守护着万家烟火与百姓安居。

下午四时，我们乘车踏上返程。山间柏油公路蜿蜒盘旋，车辆沿连绵“之”字坡道曲折上行，二十余分钟才从山脚攀上山顶。公路左侧崖壁陡峭，右侧紧邻幽深峡谷，凭窗俯瞰，深谷隐于云雾之中，难窥全貌。高山深涧雾气氤氲，清寂幽深，令人心生敬畏。车辆辗转于群山弯道，车身颠簸晃动，众人皆有眩晕之感，平日里常乘车的妻子也隐隐反胃，我亦双耳嗡嗡、略有不适。

凝神远望，远处群峰连绵，在云雾间时隐时现，气势磅礴，瞬间消解周身不适，生出“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待车辆驶离山顶缓缓下行，山间清寂渐散，视野愈发开阔明朗。层峦叠嶂绵延无际，群山之间，桂江如巨龙蜿蜒穿行崇山峻岭。几户村居隐于青山绿水间，朝伴山林，暮听江流，恬淡闲适，仿若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令人心生向往。

车抵平乐城区，一日车船辗转，身心虽有倦意，巴江的山水灵韵、乡土风情却深深镌刻心间。江水悠悠，青山静默，云雾绕谷，风物安然；一方水土滋养一方百姓，此间乡民淳朴善良、和睦相守，成为巴江景致里最动人的底色。

芽，顺势生长，从容舒展，踏实沉淀，便是生命最从容的体面。

如今小菜园中，那垄苋菜又抽出鲜嫩新叶。我打算任由它们结籽成熟，让清风携着种子，散落菜园各处。待来年春暖，或许整片菜园都会萌出苋菜新苗。彼时，我依旧会给它们松土、浇水、施肥，待到暮色温柔的黄昏，随手采摘一把，慢慢咀嚼，细细品味……

我深知，细细品味的，定然不只是这一味寻常苋菜。

古渡悠悠话义江

□莫喜生

义江，又名宛田河，也称洛青江，由多条山间支流汇流而成。它发源于临桂宛田瑶乡的崇山峻岭，蜿蜒奔流八十五公里，横贯临桂大半乡野，是名副其实的临桂第一长河。一江碧水逶迤南下，两岸青山叠翠，田园相依，四时风光旖旎，景致宜人。

有江便有古渡，有渡便有舟船。一条义江，承载着悠悠岁月，也藏着无数渡口旧事。或聚散别离，或烟火日常，一江流水，满岸风情，说不清有多少渡口、多少舟排，又沉淀了多少乡缘往事、人间离合。这一方山水馈赠，恰似大地母亲馈赠给临桂乡土最温柔的陪嫁。

义江自宛田出山，经中庸，过五通，穿两江，全程虽不足百里，沿岸却星罗棋布散落着上百个老渡口。瓮洲、泗江、滢滩、柳山、赵家、岩头、渡头、两江城……千百年来，乡民往来两岸，出行赶集、走亲访友、农耕劳作，全靠竹排渡河，古渡舟影，成了义江最寻常也最难忘的风景。

解放初期，沿江各渡口渐渐换上木船代步。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江面交通日渐完善，两江桥、渡头桥、五通桥先后横跨江上，天堑变通途。为方便村民就近往来，当地政府还把数十只木船并排相连，上铺枕木，搭起简易浮桥，供行人安稳通行。岁月流转间，大埠头渡率先用上机动木船，琅琥古渡、贺村渡也配置了政府调配的铁船，老旧木船慢慢淡出视野，义江渡口也悄然走进了新的时光。

舟排行江，向来受制于天时气候。每逢汛期山洪暴涨，江水奔涌湍急；或是风雨大作、暮色沉沉，渡口便停渡封航，不敢贸然行船。悠悠义江流水千年，也默默见证着古渡的朝暮晨昏、人间烟火与岁月沧桑。

琅琥古渡素来江面开阔，江水清冽见底。东岸河滩平缓，遍布圆润鹅卵石；西岸古木苍劲，林茂幽深，村落隐于绿树烟霭之间，一派静谧清幽的乡野意境。

岩头渡河道迂回曲折，自然弯出一道柔美的水湾，水深流缓，水岸相依，江风拂面，草木含韵。只是河湾暗流萦绕，水势多变，自古便被乡人视作行船需格外谨慎的河段，也留下不少民间闲话与渡口传说，在乡人口中代代相传。

撑船摆渡，从来都是一份辛苦营生。日日江上风霜，晨昏无定，日晒雨淋，寒暑不辞，其中辛劳，唯有船工自知。更让人感念的，是一代代守渡船工质朴厚道的品性。他们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只在渡口高处搭一间简易小屋，遮风避雨，安身便可。

渡口两岸，最常听见悠长的呼唤：“过河喽——哪位师傅撑船嘞？”对岸应声随即传来：“来了——”一声号子落定，船工长篙轻点，木船如一叶轻舟，破浪向岸边驶来。

行人登船落座，船工待人热情豪爽，一路缓缓撑船，细说两岸山水风物、古渡由来、乡间趣闻。闲话之间，总不忘叮嘱乘客坐稳扶好，细心周到，暖意融融。船将靠岸，行人急于跨步登岸，船工总会轻声劝一句：“莫急，慢慢来。”随后顺势把船轻轻往前撑挪几步，让人稳稳落地，安心离去。

自古百家渡，百家养。旧时渡口舟排，多由周边村寨乡民自愿捐资置办；船工常年守渡便民，日常生计也靠着乡里乡亲互帮互助。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船工在生产队记工分、分口粮，若有不足，每到秋收之后，便一人留守渡口，或托付家人代管，自己挑着箩筐，穿行远近村寨收取稻谷。不拘多少，不计干湿，全凭乡邻心意。

淳朴乡风浸润乡土，没有人轻视守渡人的辛劳。大家深知船工风雨无阻便民渡人，斗米升谷虽微，却是乡邻心底一份知恩相报的淳朴心意。

流年似水，旧事渐远。如今乡村路网四通八达，桥梁众多，渡口早已不复往日繁忙。偶尔还有乡民乘船过渡，都会随手递上一点零钱，聊表心意。一元五角，数额不大，却藏着不变的淳朴与善意。

一江义水静静流淌，一座座古渡静立江岸。舟影渐远，桨声渐轻，但那份山水情怀、渡头烟火、淳朴乡情，依旧留在临桂人的记忆里，温润岁月，永驻乡愁。